

可以公开的



丛林秘战

HEYI GONGKAIDE CONGLIN MIZHAN

傅剑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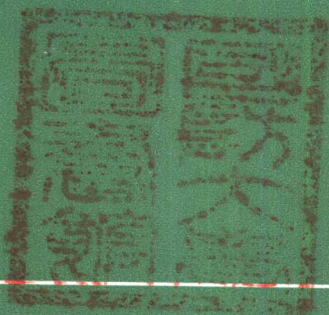


553348



2 032 9737 9

可以公开的 丛林 秘战



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

傅剑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6.25·字数 112,000

1991年2月第1版·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ISBN 7-5033-0198-8/I·170

定价：2.8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选择与表达的智慧（代序）

周政保

傅剑仁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在老山前线的丛林深处相识的。然而，彼时彼地的情景，如今已被芜杂纷乱的现实冲刷得七零八落了。但人的回忆的力量毕竟很强大，一些深刻的印象也许终生难以忘怀。譬如，我在那个隐秘的军事要地认识了傅剑仁之后，也就把他牢牢地记住了，特别是，他给我留下了一种富有特别智慧的感觉。这感觉是如何产生的？我难以说清楚，直到这次读他的报告文学集《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才获得了相应的印证。

傅剑仁是一位业余报告文学作家。他只有在现实撞击他心灵的时候，才倾吐出一些对得起自己良知的感慨或思索。《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是他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这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与事，都是好几年前的见闻记录了，但今天读来依然耐人寻味——这正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智慧所在。

文学的智慧是什么？文学的智慧就在于具有一种

倾听“弦外之音”的能力，即在平凡琐碎的世俗的或非世俗的生活秩序中，可能感受或领悟到一种真正归属于人心世界及其精神领域的声息，一种可以体现社会人性内容与人的存在境况的优美而恐怖的旋律，一种以自己的传达角度与叙述语言实现这种“弦外之音”的特别才能。而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的一种方式，它所可能体现的文学智慧，应该说与其他文学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种智慧的最后印证，也同样取决于社会接受的阅读程序，譬如说，它是否经得起岁月的考验，是否给读者以情智的启迪或陶冶，是否拥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及作为报告文学所独有的文献价值，等等。

我知道，我在这儿所写的是一篇“序”，而“序”无疑是一种表达阅读经验的很自由的评论文体。于是，我就想依据我读这部报告文学作品集所收获的感受，而谈一点儿“选择与表达的智慧”方面的话题。不言而喻，这话题既是关于《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的，又是关于现代报告文学创作的。这多少有点儿“借题发挥”的意味。

在我看来，《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既不是那种风起云涌的描写辉煌战争场面的大作，也不是那种以揭露秘闻或诉说耸人听闻事件为能事的猎奇性篇什。但这部作品集所拥有的严肃性与思索气息，足以使我们感觉到它那沉甸甸的份量。特别是其中的主体作品：《南部阅兵场》与《彼岸偏离轨道》，都具备一种

从司空见惯中见思情深度的特色。不过，这样的作品只可能出自真正熟悉生活与理解现实的作家的笔下，而不是那种浮光掠影或走马观花的人所可能营造的——尽管这样的写作者可以把表达对象描写得轰轰烈烈悲悲壮壮，但读者终于领略不到其中的真谛，终于感觉不到生活表象背后所隐藏所潜伏的真实奥秘。我这样说，倒不是认定这部作品集中的全部作品或作品的全部，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不是的，因为这部作品集的作者毕竟还是一位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稚嫩或不足。但新手一开始就能持这样的创作态度，并以此而抵御报告文学界的猎奇浮躁之风，也算是可以告慰今天的文坛了。

就报告文学创作而言，写什么（题材的选择）与怎样写（表达的叙述），也许比其他文学样式具有更重大的意义——道理很简单，因为报告文学创作受到“全方位真实性”这一概念的限定，因而它的选择与表达就显得格外举足轻重！而况，报告文学创作除了“全方位真实性”的限定之外，作品的任何意义上的“现实性”，也不能不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质量要素。而这一切，都与写什么、怎样写相关，都可能在有意无意之中使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智慧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写了一些什么呢？我想读者自可以深入其中而收获相应的体验。我读过不少描写南线战场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以轰轰烈烈悲悲

壮壮见长，但几乎没有读到过象《南部阅兵场》、《彼岸偏离轨道》这样的充满了心理分析与精神展现的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描写战时（或战前或战后）军人心态的角度：细腻而又宏观。全新的内容与全新的课题，都显示着作者的独特智慧。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创作最忌讳的是重复：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也许是现实刺激的结果，也许是出于某种整体判断的启示，《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没有象许许多多南线战场报告文学那样去直接展现激烈的拼杀及军人的悲壮慷慨英勇无畏，也没有堆砌永无终结的炮火枪声硝烟，更没有那种读者可以预料的战场死亡的残酷——这不是说作者所熟悉所目睹所感受所理解的战场不存在这些内容——不是的。我想作者所意识到的是，他所选择的这些与战场相关的军人生活及其心态内容，完全可能滋生出另一种更富有情智启迪价值的意蕴。毫无疑问，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成为现实：读这些作品，谁都不能陷入思索的雾霭之中，谁都可能掂量一下：战争是什么？人或人的精神是什么？而战争与军人的社会人性内容的关系又是什么？当然，这是就一般社会读者而言。倘若说到作品之于军人或军队指挥员的“社会效果”，那就不仅仅是审美领域的作用了，因为这些作品所包孕所提供的“新课题”，完全可以成为某些理论著作的丰富材料了……报告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小说，它具备这方面的价值（文献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构成

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重要的质量因素)。

在确定了写什么之后，报告文学创作同样存在着怎样写——即表达或叙述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棘手也最可能体现报告文学作家智慧的问题：因为这直接维系着读者的接受；它所面临的课题，就是如何以自己的新鲜感与亲切感吸引最广泛的读者。

无论表达还是具体的叙述，首先是一个描写的切入角度与发挥方向的问题。诚然，更重要的是描写的深入程度。不难想象，同样是战地的军人（军官或士兵）心态的描写，可以是正面的描写，也可以是负面的描写，但如何深入可靠地实现“全方位真实性”而摒弃那种“片面真实性”，这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就中国文坛现状而言，既要客观又要富有分寸感，既要真实又要反对片面，既要展现正面又要洞观负面……这就要求作家在感性与理性的全面把握方面，作出新鲜而卓有成效的判断与理解。在这里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一个对部队生活及军人心理状况不甚了了的作家，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在我看来，《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的作者是值得称赞的。之所以值得称赞，我想读罢这部作品集的人，大约都可能同意我的这种看法的——但要读得细心冷静一些，而在阅读的“期待”方面，也不要指望出现那种轰轰烈烈悲悲壮壮的慷慨高歌场面，那种充满秘闻或充满血肉模糊与硝烟弥漫的刺激性镜头。

这是一部以平静而真诚的灵魂直面战地丛林中的

人心世界的作品集。它是智慧的，但是智慧的前提是有滋有味的胆识。它不被世俗趣味冲击，也不被现成思路统治，不被军内军外的流行色蒙蔽自己的洞察目光……它在细致生动的叙述中渗透着自己从生活中截获的独到见解：尽管其中的人与事并无惊天动地的色彩，但作品却具备一种把生活的内核剥开来提供给读者细细品味的力量。

作为描写与表现南线战地丛林生活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集所具备的阅读效应，已经是一种相当难得的文学现象了。

我之所以要用“智慧”来描述《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的创作个性，那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具备题材选择、切入角度、思索方向及深入开掘的程度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且在叙述语言的调子方面也拥有自己的品格。作品的叙述象散文随笔一般漫不经心，的确具备一种与朋友倾诉见闻的色彩，但其中所潜藏着的，却是一些异常严肃的生活内涵，一些令人沉入思索的现实课题：不过，这些课题或内涵还不能认为仅仅是属于“军事题材”领域的；它所体现的，应该是一种当代中国社会的富有自身特别色泽的生活画面，或者说，它是一种特别时代的人的灵魂或社会人性内容的真诚揭示——而这些，正是在一种娓娓道来的诉说中实现的。

我想，这也是一种表达的智慧——就象幽默的相声演员：他们自己往往严肃而不笑，但其中的提供却

令人捧腹大笑。艺术就是这样。散淡随意的叙述“表情”（即叙述调子），往往可能表达一种严峻的社会内容与思情启迪意蕴。《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就是如此，特别是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大都是最富严肃性的、甚至有点儿冷酷的军人生活及战争降临前或战争结束后的精神状态。老实说，这是一种难度颇大的报告文学创作。

我在前面说了，作为《可以公开的丛林秘战》的作者，傅剑仁还是一位报告文学界的新手，但依据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创作态势，他还可以写出更出色的作品来的。我相信我的这种判断。

1990年5月底新疆乌鲁木齐

目 录

选择与表达的智慧 (代序)	
..... 周政保	(1)
南部阅兵场	(1)
老山第一“杀手”	(90)
但求血火铸真良	(102)
他拥有蓝天白云	(119)
彼岸偏离轨道	(123)

南部阅兵场

第一章 战争掠过和平兵营

战争似乎是个误会

和平，对于国家和民族是第一幸事。但是，和平对于军队则无异于“慢性贬值”。人民军队三十多年的“和平建军史”，使得加入军队行列的青年人，虽然有其热血所驱使的那种向往战场拼杀的本能冲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冲动也流逝了。当官的提着菜篮子上街无休止地和“倒爷”讨价还价；当兵的从跨入军营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学开车学修理工学脱下军装能赚钱的行当。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办公室摆设井然有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一切都是那么规矩。战争太遥远了，军人的职责太令人可笑了。

1986年金秋，战神降临到在历史上曾有过赫赫战功的D军。官兵们和平生活的定律打破了。筹集了好些年人民币准备购置日立彩电东芝冰箱的军官

们，大把大把的票子任老婆上街买活鸡鲜鱼人参蜂王浆和标有“全国首创”字样的高级滋补品；谈了好几年恋爱且相约在兔年结婚龙年得子的年轻军官，有的火速结婚不惜眼窝陷塌去作夫妻生活的补偿……军官到底是军官，他们在生活定律的大变革面前，从复杂的内心世界排泄出来的语言仍然是轻松的，笑也是自然的。他们步履匆匆，其节奏比平时成倍成倍地加快。

士兵们似乎有些紧张。他们从跨入军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打仗这个遥远的问题。虽然他们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听过“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宣传，虽然他们很小就被这种宣传弄得汗毛倒竖过，但随着我国外交斗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在中美苏三国处于“四两拨千斤”的理论弄得半知半解后，对打仗的事不再想了，因而当战争真的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便用很短的时间解脱了“不可能”的自我感觉，尔后开始了一系列似乎正常又似乎不正常的行动。

“逃跑”，是参战风掠过后的第一个举动。士兵们多是跟连队的最高长官打个招呼便走的：

“连长、指导员，请不要找我，我回家了，给俺娘磕个头便回来。”

“连长，我走了，回去结婚，十天后返回。天伦之乐嘛，啊！这你知道，咱来这个世界走一趟也得尝尝……拜拜！回来请你吃喜糖。”

……

类似这样算作打招呼的纸条几乎在每个连队都有，有的连队甚至敛起来一沓。

大凡这样打招呼的士兵是一定信守诺言的。不管你当官的是给训斥还是给处分，归队后他们见到你还是要给鸡蛋给红枣给花生或者给喜糖的。

本来，参战在即，类似这种说走就走的行爲，是古往今来任何军队都绝不允许的！可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今天参战在即的中国士兵“逃跑”归队后给大家撒红枣花生喜糖的现象本身，却又无形中让人不知说什么好。D军可算得上是一支老牌劲旅，曾在许世友聂凤智乃至陈毅麾下转战南北，攻潍县克济南围碾庄渡长江战上海，歼敌总数据历史博物馆记载居各军级单位之首。在D军成长起来的官也好兵也好，谈起这支部队的的光荣历史时，一个个眉飞色舞神气活现。即便是那些没有赶上谱写这支部队的的光荣战斗历史但熏得满身传统味的老兵，在谈1962年的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时，也都绘声绘色，似乎真的亲临其境。据说部队接到紧急军事行动的命令后，军长召集师长们师长们召集团长们一传达就完了。因为是军事行动而且是紧急的，所以无论是休假的度蜜月的还是躺在医院养病的，都十万火急般地归了队。一位刚刚结婚的营长，在告别来队度蜜月的妻子时，在自己的新房搂着她跳了一段华尔兹，因此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可是，发生在和平日子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的士兵“逃跑”行为，当官的当兵的当老百姓的都没有从这

一现象本身去思索它深层次的意义，而是从“逃跑”这个字眼上各自作了一番解释。

某师一位年逾五旬的老师长认为，“逃跑”之说不妥，其理由在于大凡逃跑者是绝不会打招呼的，也是不会再回来的。他凭着自己近三十年的戎马生涯经验，给这种行为下了个“私自离队”的定义。这个定义足见老师长的良苦用心。他可是有儿有女的人，要是他不是个统帅万人的师长而是一个日夜思念戍边儿子的乡野老头儿，儿子要去打仗而不是演习，他能不想儿子“私自离队”见上一面吗？当今一位在军界地位显赫的将军得知这一消息后，提议让士兵们自己讨论并决定回家还是不回家。虽然士兵们讨论的结果不用讨论他就知道。将军之心真是苍天可知！

士兵们的认识比不上师长和将军那么机警那么拐弯，已经服役期满有法定探亲假的，认为不打仗尚可探亲，要打仗就更没得说；尚无法定探亲假的，认为老子要去打仗，生死未卜，不让回去给父母磕个头照个全家福，不近人情。

和军人没有这样和那样牵扯的老百姓对这类现象是不知也不管的。而和军人有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恋爱关系兄妹关系以及这样那样关系的老百姓，无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通情达理的还是不通情达理的，都是站在“流血牺牲”这个人类最敏感的焦点上来看待这种现象的，或者说是从“得到”还是“失去”，得到的是“健全”还是“残缺”，失去的是“全部”

还是“局部”的角度来认识的。虽然绝大多数这类老百姓不情愿自己的亲人奔赴那个生死未卜的世界，但被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所驱使不得不让自己的亲人向那个世界走去。因而唯一的希冀就是在他们走向那个世界之前，无论是“私自离队”也好“逃跑”也好，再见上一面，再好好地服侍他们一番，以使自己的心理得到一点点平衡。他们认为拒绝这种最低的合理要求就是拒绝天理！

是啊！爱子之深切莫过于父母。拒绝父母在儿子上战场时再见一面的要求，无异于拒绝滔滔江水向东流。D军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一位士兵在到达四季如春的南疆后，把穿不着的棉衣棉裤打个包裹邮回了老家。小伙子太粗心啦！没有在这个包裹里塞上一个便条问候母亲一声。可怜的老母亲急切地想从包裹里找到儿子的信，千遍百遍地翻口袋，千遍百遍地抖弄，在每一条线缝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儿子的片言只语后，她认定儿子牺牲了，认定这没有一个字的棉衣棉裤便是儿子的遗物，悲痛至极，竟命归九泉……

当然，和军人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们之中，也有远远超越这种“见上一面”要求的要求。战士张方建是跟领导打了招呼回家的，到归队时间的那一天，连里的头头收到这个战士发来的电报：“我被父扣留不得脱身请派人来领。”电报是他的知心朋友偷偷发出的。他的排长前去领人，这位战士的父亲横在门口就是不让